

转场

□ 陈德胜

秋风掠过阿尔金山的山巅，携着终年不化的清冽冰雪，给阿克塞的无垠草原镀上一层渐变浅黄，花海子草原的针茅穗子泛着金芒，前山草原的芨芨草茎秆挺得笔直，哈尔腾高原的雪莲花孤独独立，连哈尔腾河的流水也添了几分寒凉，叮咚声响里藏着季节更替的暗语。牧民们早已读懂大地的示意，收起晾晒在毡房外、沾着阳光与草香的羊毛，解开拴在红柳立柱上的毛绳，一场跨越山川、衔接冬夏的“搬家”——转场，即将在阿克塞的旷野上启程。

清晨的雾霭尚未散尽，如轻纱裹着草原，毡房外已响起叮叮当当的声响。人们就在这叮叮当声中，开始了转场的准备。男人们拆解着由红柳木拼接榫卯结构的毡房，那些契合无间的木件，在他们粗糙却娴熟的掌心轻车熟路地分离。女主人们将厚重的羊毛毡顺着纹理卷起，用搓得紧实的毛绳层层捆扎，动作麻利而娴熟。毡房里的家当一一归置，装着酥油、奶疙瘩与

风干肉的马褡子，被搭在马背上。黝黑的铜壶、沉甸甸的铁锅，绣着传统花纹的铺盖卷，被整齐码放在骆驼宽厚的背上。骆驼屈膝跪地，温顺承受着负载，长长的睫毛垂落，偶尔甩动尾巴驱赶蚊虫。孩子们牵着牧羊犬，在收拢的羊群旁奔跑嬉戏。马牛羊早已被牧人收拢成庞大队伍，雪白的绒毛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，它们低头啃食着带露水的青草，仿佛也知晓即将踏上漫长旅途。老人们坐在毡房门口的花毡上，眼角的皱纹里藏着无数次迁徙的故事，目光望向远处的阿尔金山，似在与这片土地悄悄道别。

队伍出发时，太阳刚越过阿尔金山的山梁，金色光芒洒在迁徙的队伍上，给每个人、每头牲畜都镀上一层暖光。男人们骑着膘肥体壮的骏马走在最前方，他们眼神锐利如鹰，时刻洞察着路况与天气。

哪处崖壁陡峭需绕行，哪处溪流清澈可饮水，哪片草甸能让牲畜短暂歇脚，皆了然于心。遇到碎石遍布的

斜坡，领头的牧人会勒住马缰，高声吆喝着指引方向，声音雄浑有力。“阿肯”坐在铺着羊毛毡的马背上，怀里抱着心爱的冬不拉，指尖拨弹着，唱着古老的阿依特斯：“阿尔金山的雪水甜，草原的牧草鲜……”歌声悠扬婉转，随风飘荡，与羊群的“咩咩”声、骆驼的铃铛声、马蹄的“哒哒”声，交织成一曲属于迁徙的草原乐章。孩子们骑着矮小的小马驹，跟在队伍中间，时不时弯腰捡起戈壁奇特的风凌石，或是追逐着飞过的小鸟，清脆的笑声给漫长旅途添了几分童趣。

转场的队伍穿过草原、戈壁、河谷，沿途风景在脚下缓缓铺展，不断变换模样。起初是泛黄的针茅草原，风一吹，草浪翻滚如流动的金海，草叶摩擦的“沙沙”声此起彼伏；接着是赭红色的戈壁滩，碎石遍地，阳光照射下泛着灼热的光，骆驼的蹄子踩在上面发出“哒哒”声响，扬起细小沙砾；再往前，便是奇力克河畔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清冽的水汽扑面而来。牧民

们在此停下脚步，让牲畜饮水解渴，羊群争先恐后涌向河边，低头啜饮清冽的河水，骆驼则慢悠悠踱步，长脖子伸进水里，咕嘟咕嘟地吞咽；牧人们坐在河边，倒出温热的奶茶，掰一块酥软的烤馕，就着风干肉慢慢咀嚼。转场迁徙的老人们聚在一起，讲述着祖辈转场时的遭遇，还有那些与草原生灵相关的传奇故事；年轻人则拿出冬不拉，旋律时而激昂如奔腾的河水，时而舒缓如轻柔的晚风，诉说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眷恋。

抵达新牧场的那一刻，所有疲惫都在满目青翠中烟消云散。远处的阿尔金山巍峨耸立，近处的溪流潺潺流淌，岸边开满淡紫色的马兰花。牧民们立刻投入搭建毡房的工作，男人们竖起红柳木架，将捆扎好的羊毛毡重新铺展，妇女们则用牛毛绳将毡房固定结实，动作默契十足。不一会儿，几顶洁白的毡房便在草原上扎下根来。夜晚，篝火在毡房旁燃起，跳动的火焰映红了每个人的脸庞。歌

那片花海(外一首)

□ 周卫宏

戈壁那片花海，刷新了我对盛开的理解，花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和绽放，包括坚硬的大地，乖戾的天气。

只是这热烈的样子，有些突如其来，那奔涌而来的花潮，像是在赶赴一场盛大的邀约。

幸福是因为，一路有你。

□ 扁都口的口

是铁马秋风急的风口，是哥舒夜带刀的刀口。

现在是含金吐玉的一张口，含的是油菜花，吐的是祁连雪。

村居图

□ 李剑

汽车缓慢行驶在平整的乡村公路上，道路两旁，田野显露出少有的空旷，那么多小麦、玉米和大豆，颗粒归仓，只剩下几辆拖拉机突突突地扯着嗓门，要把汗水和诗歌撒向这片沃野。

几头老牛，依旧一副悠闲模样，甩着尾巴，啃食秋草，有时甚至会忘了咀嚼，如此钟情于面前水墨画里的村庄。

亲人的羊群，抱团取暖的雪，缓慢行进在还未来得及翻整的麦地，它们有时突然停下来，一定是望见了远处祁连山巅的雪。

拉着满满当当一三轮车西红柿、小乳瓜和绿辣椒的乡邻，他们要把蔬菜大棚里刚刚采摘的喜悦，毫无保留地送到远方去。

在这秋色无边的村居图里，一枚落日浑圆，眼看就要贴近那棵秋草，枯黄的叶尖。

古巷行吟

□ 程会军

守正巷

捧一碗酒，怀揣皎洁的月光，清俊率性直追魏晋风骨。

偏门典籍浸润的砖石瓦檐，缝隙间钻出之草木也有铮铮铁骨。

如今在时间的海里打捞起一段，轻轻擦拭，依旧光芒闪耀。

书院巷

成章、天梯、北溟、雍京，四大书院的影子一晃，映入古凉发黄典籍。

但书城不夜的传承，依旧是一抹醒目印记，在时代的洪流里火热滚动。

路过阅读馆，稚嫩的童声传出，槐树下立着的创意广告，把古文化和现代文明融合。

依着栏杆捧书沉思的少女，一袭白裙清丽、婉约、别致，就像刚从《诗经》中走出。

官鹅沟

□ 袁春醒

从阴平湖往里，白雪渐渐消融殆尽，阴坡挂着冰凌，闪烁着银色光亮。

湖面透出蜜意之后，微风摇着另一些微风，让土地再一次温热起来，直到长出诗歌和暖阳。

越往上越安静，云杉细枝的鳞片叶，那一声啼鸣，又一次坠入湖中，山崖低处越来越湿润，那一株芽儿，从一块沉睡的石头缝里，往上挤了挤身。

雪漫黄河边

□ 党广勇

一

推开窗户时，天刚蒙蒙亮，细密的雪花正悄然漫落。心底陡然生出一个念头——到黄河边走走。

在兰州的三十余载，与这条河朝夕相伴，却从未在雪中踏足。这份期许，来得格外真切。

这场雪，来得悄无声息，雪势不大，唯有细密的雪粒，自凌晨起便簌簌地未曾停歇。没有鹅毛大雪的磅礴，没有漫天飞雪的张扬，这细碎的雪，如轻柔的絮，悠悠悠游向兰州的街巷，覆在黄河的岸畔……

看遍了黄河春的温润、夏的奔腾、秋的澄澈，却还是第一次，在漫天飞絮般的雪天里踏足岸边栈道，缓步徜徉其间，心底藏着几分莫名的悸动与期待。

彼时的黄河岸边人影寥寥，周遭静得只剩落雪簌簌与河水潺潺，仿佛这一方雪色天地，独属于我一人。这份独有的安然尚未散尽，沿途便渐渐浮现零星身影，或是迎着风雪慢跑的人，脚步从容；或是早起晨练的老人，身姿稳健，在雪地里慢悠悠舒展筋骨。

不远处，一对情侣正驻足雪地拍照，迎着漫天细雪摆出各种姿势，指尖轻触落雪，笑意漫染眉眼，把浪漫定格在镜头里；旁边还有几个孩童，踩着厚雪追逐嬉闹，攥着雪团打雪仗，清脆的笑声穿透落雪，为黄河岸边添了几分热闹。

二

往日里，奔涌的黄河水，此刻竟

格外澄澈，在雪天里泛着淡淡清辉，缓缓流淌，少了几分奔腾的气势，多了几分温润的柔情。

岸边的鹅卵石上，都积了一层雪，洁白的雪裹着青灰的石，棱角被雪抚平，原本粗糙的石面变得软糯可爱，青白相映，是雪天黄河边独有的景致。那些被岁月冲刷得光滑的黄河石，藏于白雪之下，露着零星边角，像是大地悄悄埋下的宝藏，待人品鉴探寻。

望着这澄澈河水，脑海中忽然浮现一句谚语：黄河尚有澄清日，岂可人无得运时。寥寥十四字，如一股暖流漫过心底，万般心绪都被这澄澈黄河与豁然哲思轻轻慰藉，安宁又笃定。这熟悉的河与岸，裹上白雪的盛装，生出了几分惊艳。

忽而，河面上空掠过几道灵动的白影。成群的鸥鸟，是这雪天里最鲜活的笔触。它们舒展着洁白的翅膀，在漫天细雪中往来翻飞，时而低空掠过水面，翅尖偶尔轻触澄澈的河水，溅起细碎的涟漪；时而振翅高飞，穿梭在细密雪粒中，白羽与白雪相融，在清冽天光下格外醒目。一声声清脆鸣叫，划破雪天静谧，回荡在黄河上空，而那灵动身姿里仿佛藏着几分暖意，与落雪、流水交织成独属于雪天黄河的天籁。

三

脚下栈道覆着薄雪，偶尔发出轻微的咯吱声，在寂静里格外清晰。寒风裹挟着细雪拂过脸颊，带着冬日的

清冽，却丝毫不觉刺骨，反倒让人神清气爽。

顺着栈道缓步前行约莫半刻钟，黄河岸边的人已然多了起来。顺着人群流动的方向继续往前，不知不觉便抵达素有“天下第一桥”之称的中山桥。雪裹着桥身的钢铁架构，艳红的灯笼在白雪映衬下愈发鲜亮夺目，桥上游人比肩接踵，有人扶着冰凉的桥栏凝神远望，有人举着手机定格雪中桥景，热闹的人声为这座百年铁桥增添了鲜活的烟火气。走在这雪色笼罩的黄河边，心中满是舒畅，仿佛周遭的喧嚣都被漫天飞雪隔绝，只剩下眼前的河、岸边的雪、空中的鸥，还有内心的一片澄澈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，黄河早已成了刻在心底最深的牵挂，它伴着我走过岁月的朝朝暮暮。此刻，在这一方静谧天地间，我不追赶时间，任思绪自由飘荡，只是静静感受雪天黄河的美好。

细密的雪依旧在落，沾在发间、肩头，冰凉的触感带着治愈的力量，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，让心底的疲惫悄然消散。这一刻，我寻回最本真的自己，放松自在的暖意漫遍全身，满心欢喜。

漫步在黄河边，脚步悠然，心境安然。观澄澈黄河静静流淌，赏岸边青白覆雪奇石，望空中鸥鸟自在翻飞，这份美好难以用言语描摹，唯能藏于心底，化作岁月里暖心的念想，细细回味。

炊烟袅袅的数字生活

□ 喜来福

这两年，大街小巷聊天常提一个新词汇——“数字生活”。卖煎饼的老刘一边摊鸡蛋一边说：“您瞅，我这小摊也能刷脸付钱了，‘滴’一声就成。”开出租车的老赵歇脚时爱掏手机：“来，算算今天挣了多少？”

再看那一边：

工厂车间，早先机器轰鸣、人声鼎沸；现在机械臂此起彼伏，抓取、安装、检查，精准得像绣花。夜里车间的灯一关，只剩下设备上星星点点的指示灯，像一屋子萤火虫。厂长老李干了一辈子制造业，如今站在大屏幕前，倒背着手：“早先一条流水线，三班倒要三十多人，现在三个工程师看看屏幕就行。”

春耕时节，一队队无人机像大雁掠过田野。地里的“机器狗”背着摄像头巡逻，叶子背面的虫卵都逃不过。新农人小张皮肤黝黑，眼睛清亮，举着平板电脑：“瞧！AI(人工智能)不光看出有虫，连怎么治、用啥法子好，都给算明白了！如今是‘数据说话’，种地心里踏实！”

……

AI真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开得人心里又喜又慌。它能陪你聊天，能说宽心话，能模

仿逝去亲人的语气念段评书。不过，往深处想一想，当你说“心里堵得慌”，AI真懂得胸口发闷的滋味吗？它能画出燃烧的星空，可真看见一片星空时，它会感动得想流泪吗？我看难。它叫“模拟”，是存储了大量数据后，用算法织出的最合理的“回应”。这里头差的，是一口带着体温、掺着记忆、裹着悲欢的“人气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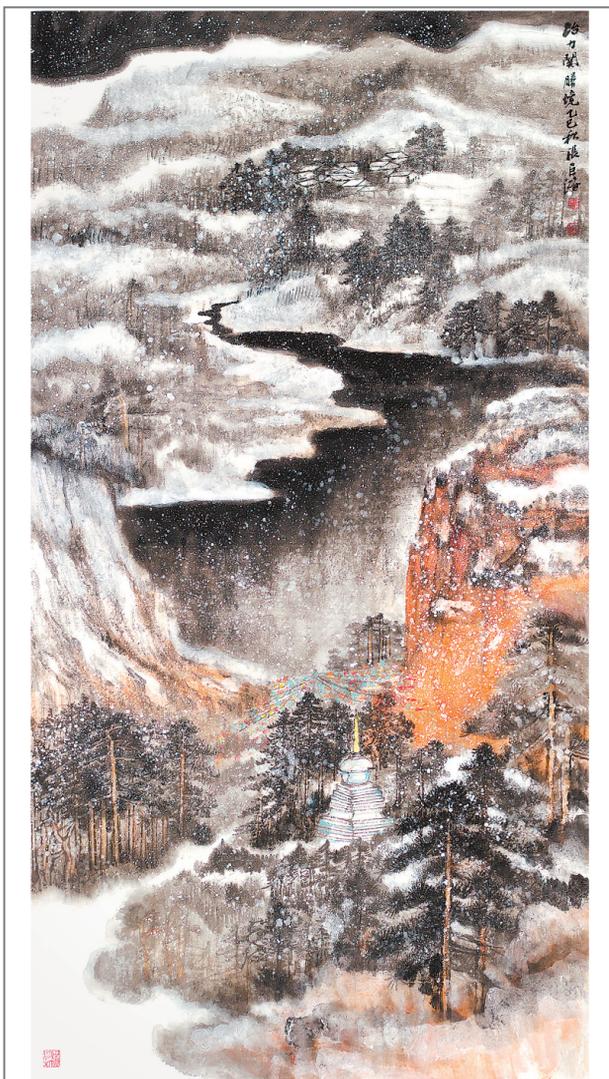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不用慌。AI再能耐，也是件好用的“新家什”，它帮咱们干活、看病、种地、教书……把人从许多重复劳动里解脱出来，像一根趁手的拐杖。它腾出的不光是时间，更是心神——画幅取悦自己的涂鸦，写首从心底淌出来的诗，或者，就陪老人家独居的爷爷，缺块能测心跳的手表，数据直连县医院……日记最后写道：AI不会好奇“电子羊为啥睡觉”，

不会因看见墙角牵牛花而怔住。而这一切——对未知的好奇，对美好的悸动，对自由的向往——才是人最珍贵的内核。

我合上眼，仿佛看见不远的将来：夜色中，数据光点像流萤一样穿梭。而在这片晶莹光芒下，千家万户窗口里依旧透出暖黄灯光；在胡同和弄堂口梧桐树下，依旧有下棋的博弈与笑声；谁家小院依旧飘出孩子银铃般的笑声。技术像温和流水漫过生活原野，让田垄更直，灌溉更省力，果实更丰硕。而生活最深处的河床——人与人无言的默契，家里炉火般的温暖，平凡日子里三餐晨昏中长出的踏实盼头——像被流水打磨的鹅卵石，被冲刷得更加圆润坚实。

这大约就是咱要的依旧炊烟袅袅的“数字时代”吧。AI是新来的、本事大、挺和气的街坊。得学着一块过日子，利用它的神通把日子过得更便利更红火；也明白守着祖辈传的“老理儿”——待人厚道，敬畏天地，还有心里那份怎么也简化算不了的“真情”。

说到底，老百姓对好日子的盼头，对人情味儿的眷恋，像种子恋着泥土，变不了根。



治力关胜境 [中国画] 张巨鸿

百花

第 3366 期

本版联系电话：
0931-8159106
投稿邮箱：
gbbaih@126.com

鹿鸣关滩

□ 李颖

到达临夏县关滩沟时恰逢正午。天气晴朗，草木丰美，关滩沟簇拥于一片苍茫的翠色中。

沿着石子小路向前，阳光和暖，绿水潺潺，百日菊、波斯菊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光影婆娑，暗香浮动。路尽头豁然开朗，一块绿草如茵的开阔之地横呈于眼前。三面是连绵起伏的大山，挡住了南、北、西三个方向。近处的山坡绿草滴翠，圆球状的草丛密布；远处的山则绿树成林，秀挺的云杉、健硕的冷杉、雄奇的古松、繁茂的白桦，挤挤挨挨，巍然耸立。天际浮着白云，遮住了阳光，山坡上留下几块墨绿的暗斑。

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，带着温润的湿气，沁人心脾，令人陶醉。不远处传来呦呦的鹿鸣声，低沉而悠扬，舒缓而温柔，像一首优美的乐曲。人

工养殖场上，梅花鹿三五成群，悠闲嬉戏。拿着玉米粒走进，这些可爱的精灵慢慢凑过来，一点也不怕生，温情地望着你。它们四肢修长，身形优雅，头瘦小，耳耸立，黄褐的细毛上散布雪白的斑纹。抓一把玉米，在手心摊开，梅花鹿伸出舌头，缓缓舔舐，冰凉的舌尖掠过手心，痒痒的，麻麻的。轻轻抚摸它滑溜溜的背脊，它温顺地闭着眼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在鹿场，鹿注视着人，人观赏着鹿。孩童在鹿群中穿梭奔跑，时不时与鹿逗玩，人与动物在此刻亲密无间。

一片云朵飘来，倏忽间天色黯淡下来。远处的山巅隐没于白雾中，朦朦胧胧，好似仙境。天际处一块白云与白雾交汇，分不清哪是云哪是雾。清涼的风簌簌吹起，脚下的野草摇晃不止。要下雨了，我们迈步离开。